得獎人 林力敏

譯者,輔仁大學翻譯所畢業,曾獲 時報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梁實 秋文學獎首獎等,獲公費獎助赴哈 佛大學暑期進修,譯有《別告訴任 何人》、《黑色粉筆》等十餘本書。 喜歡騎車兜風,與新北市的淵源或 淺或深。



門裡門外

不知從何時起兒子變得會鎖門了。

起初他會敲門,現在不了。他躡手躡腳走到兒子的房門前,握住門把,滿掌冰寒,微轉,轉一段就卡住,可見確實上鎖,他只得緩緩將門把轉回原位,無聲無息免得兒子察覺。耳朵貼上門板。無聲。不知兒子在幹嘛?

這些年他向來不知兒子在幹嘛,門有無上鎖皆然。兒子的房間 是軍事重地。他低頭看,門縫幽暗,兒子或許睡了。他走進一旁的 書房,輕輕開窗探頭左望,毛玻璃隱隱透光,可見兒子有開檯燈。 大概在用功吧,他頓覺欣慰;也許在滑手機玩,他轉念皺眉。伸長 脖子閉眼傾聽,聽不見手機聲。竊聽無用,關窗退開。軍事重地實 難探查。

不知何時起,他覺得在家裡是外人,只是替兒子買便當,給零用錢,沒了。他從報端讀過,日本的父親通常被當成家中的巨型垃圾,他一陣膽寒,讀完倒有難堪的欣慰——至少他沒有特別失敗。 偶爾兒子在客廳,他只能問問功課如何,兩人語氣客套像才剛認識。 然而等兒子回房,連想客套也不能了。

數月過去。某夜,他再次悄悄握起冰寒的門把,卻發覺可以一逕往右轉。兒子竟未鎖門,但他反倒吃驚得不敢開門,倉皇後退。

門鎖不鎖,他都是進不去的。

那夜他倒突然想起自己一件少年往事。以前父母嚴,不准他跟

弟弟鎖門,但管不住他們鎖上心門。他高中有些叛逆。有幾次,夜 裡躺在床上,隱隱感覺虛掩的房門打開,父親佇立門邊,望著他。 他眼睛瞇成一條縫也偷看父親。父親凝望一、兩分鐘,走過來,替 他把棉被蓋到肚子,再悄悄走開,輕聲掩門。整段過程他靜靜躺著 不動。他不全然明白自己為何裝睡。他實在不明白。

得等許多年後,他才會摟著肚子上的棉被,感到溫暖的後悔。

他不想兒子後悔,只想兒子有溫暖,但木門鎖住房間,他站在 心房外,進不去。連替兒子蓋棉被也不行。然而有何好怨?當年他 也做過這種兒子。

門進不進去,心都是進不去的。

他想釋然,卻難,倒常安慰自己說兒子喜歡就好。不知不覺, 他不再潛伏兒子的門外。他接受自己就是在門外。

再數月過去。有一天,他把一幀父子合照擺在床頭櫃,左看右看,換為另一幀兒子的獨照。夜裡他摟住棉被,門沒鎖,但不管父親或兒子都不會進門。他到底是一個人了。可是當他闔眼,反倒看得見兒子在那幀獨照兀自微笑。

他決心任兒子自由,甘於在兒子的門外。這樣以後,他漸漸 覺得兒子見到他比較有了笑容,雖然也許只是心理作用。有時他 會寂寞,可他隔牆聽見兒子的腳步聲,覺得兒子走得越遠,反而 離他越近。

畢竟他們都在人生這道最大的門裡,如此足矣。

評審意見

〈門裡門外〉

李瑞騰老師

本文處理一種幽微的父子關係。敘述者第一人稱「他」是父親,全篇沒出現母親或家裡任何一個成員,其中有一張原置放床頭櫃的父子會照,幾可確定這家是父親帶著一個兒子生活,父子關係頗為疏離,全文不斷出現「不」字:不和、進不去、不明白等,以是「不知」,什麼都不知,但他其實是想知,這才痛苦。而兒子鎖門,「門鎖不鎖,他都是進不去的」,「門進不去,心都是進不去的」最終是想到自己少年叛逆,和父親之間亦曾緊張,但多年以後才能感受到父親對他的愛,於是而有「溫暖的後悔」;於是他從難以釋然發展到「決心任兒子自由,甘於在兒子的門外」,緊張一旦下降、解除,也就似遠而還近了。這裡面有一種生活的啟悟性,喻示知足以及情緒管理之重要。

得變感言 林力敏

該講的都在文章裡了。

。生人的已自握把好好,樂快家大祝